

胡兰成作品



胡
蘭
成



心經 隨喜



中國長安出版社

013053766

B942.1
09

心经随喜

胡兰成 著
小北 译



B942.1/
09

中国长安出版社



北航

C1661572

01302278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经随喜 / 胡兰成著; 小北译. —北京: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07-0639-4

I. ①心… II. ①胡… ②小… III. ①《心经》—研究 IV.
①B942.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2438号

心经随喜

胡兰成 著

小 北 译

出 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 (100006)

网 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 箱: ccapress@yahoo.com.cn

发 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 话: (010) 85099947 85099948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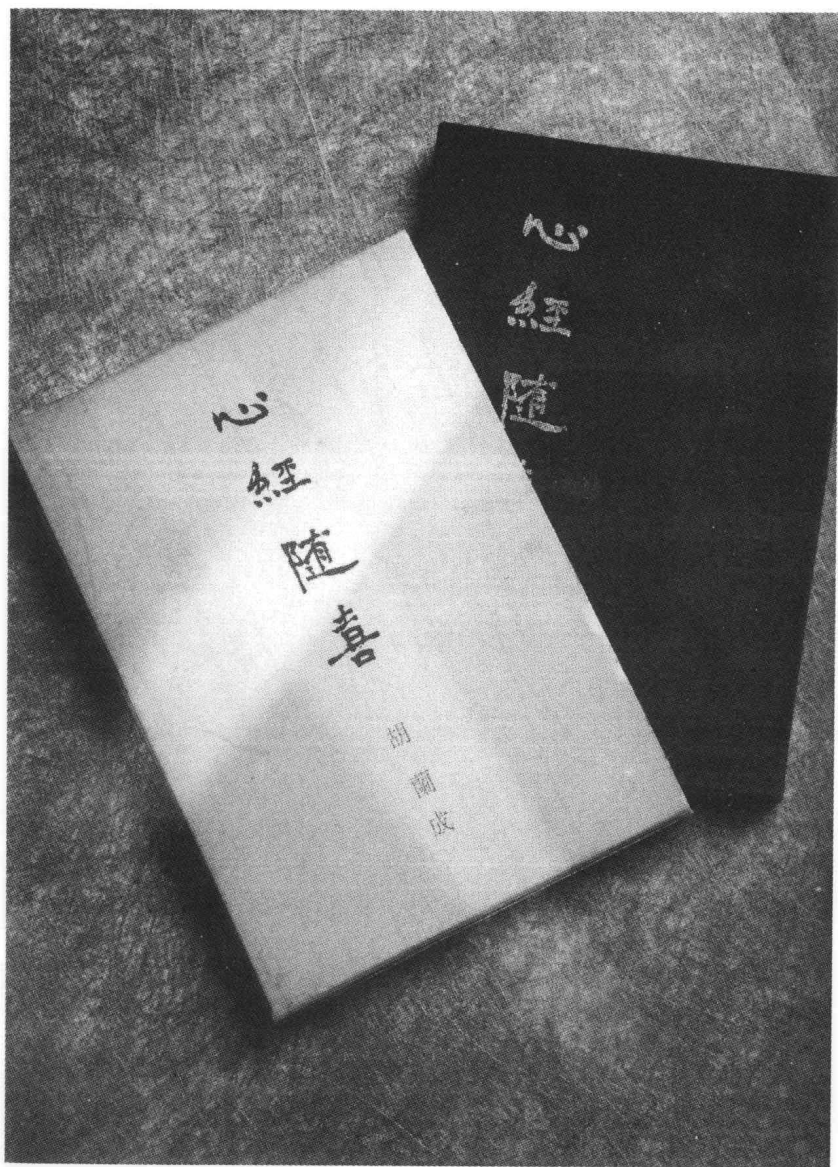
印 张: 6.25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7-0639-4

定 价: 28.00元



一九七一年在日本出版的《心经随喜》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
触法。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

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

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

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译序

小北

这篇原是两年前的繁体版《心经随喜》的出版而写，后来出版时漏了。今略加改写，勉为译序。

《心经随喜》原版日文于1967年4月由梅田开拓筵出版，其后屡经再版。胡兰成在上世纪60年代结识日本筑波山梅田开拓筵筵主梅田美保女士。梅田开拓筵是一个传承古神道的宗教组织，在当地非常有势力，梅田美保之父亲梅田伊和磨曾是议员。梅田美保颇为欣赏胡兰成的才华，有意长期供养他，专为他建造了讲学的场所，其后二人关系非常密切。

约1962年5月起，胡兰成开始长住筑波山，在梅田美保的资助下开办名为“斯道馆”的学堂，聚众讲学，讲述内容包括佛经及儒家经典，成为梅田开拓筵三大讲师之一，另两位是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汤川秀树、数学家冈洁。其时，座下听众有政、经、商各界要人，讲筵甚兴。《心经随喜》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原是《心经》讲义录，经修饰后成书，是胡先生第一本直接以日文书写的著作。

胡先生的文风原本就婀娜多姿变化自如，而其日文更结合了日本昭和年间提倡文艺复古的浪漫（注：这里的“漫”是这一派日本文化人故意使用的一个汉字，并非“漫”字的误写。）派文学的特点，多用文言，如诗如歌，别有韵律。这类文学的典型作者有保田与重郎、尾崎士郎、川端康成，他们号称昭和文坛的“三杰”，而恰恰这“三杰”都与胡先生有过较密切的往来，尤其是保田先生与尾崎先生二人皆引胡兰成为生死至交。若说后来的冈

洁、汤川秀树在思想上给胡先生一大启发，打通了他学问的经脉，这“三杰”则在日语写作风格上或多或少影响了他。中日两国曾是同文同种，阅读这样的文字自然赏心悦目，但翻译成中文，也并非容易之事。我无法循着胡先生当时的口气，惟以一片真心喜爱的热情试将其译回中文，尽早与喜欢读胡先生作品的朋友来分享。

时隔四十多年，被日本“昭和三文人”之一的保田与重郎誉为“政治奇书”的《心经随喜》，终要以胡先生的母语重新问世，不管我的译文存在多少瑕疵，也实在可感激欢喜。而对于不喜欢胡先生的读者以及一向持批评态度的学界朋友而言，此书亦呈现了胡先生的另一个精神层面。

时人已知，胡兰成的人生跌宕起伏，乃至其婚姻亦随之跌宕起伏，给后世留下不可辩白的历史情结。但这无妨，喜者自喜，恶者自恶。我们无法亲眼见证历史，惟以

自己的感情与智慧去辨认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以自身的修行去体证大道。无论任何东西，包括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别人说得怎么好，若与我们的生命不亲不近，便不好。反之，世人如何不屑的人或事，若可给你带来生命的启发，或可使你自在欢喜，则足以以之为师。胡兰成便是这样的人，世人皆骂他贬他，但他不仅于生前之世为天涯赤子，于其生后之世，亦是留下了太多令人启发的思想。

历史或真，或假，有时假的反而更真，真的反而更假。修行者更不能有纠结的价值判断与道德判断。用佛家之语言之，则人世间的事，本来就没有对错，有的只是因缘。而从学术而言，更没有所谓的高低之分，惟有境界的不同。我们若能抛开众多怨恨情仇，以赤子之心去体验这个世界，则别有人世风景。阅读这部《心经随喜》，也是要以心经的慈悲妙音，去感受作者的赤子之心，去亲近大自然的气象万千。自在圆满的性情，不在于极乐世界，有

心者，人间处处可以随喜。

2010年3月，我与薛仁明先生在甬江一别，突然催生翻译胡兰成日文著作的大胆试想，有思有行，断断续续，此行便成了果。翻译此书，我深受兰州学者牛陇菲先生及胡先生哲嗣胡纪元先生鼓励。《心经随喜》有今日之定本，多亏刘慕沙前辈的校对，以及朱天文、仙枝、杜至伟等人的鼎力相助。胡先生作《机论》，机是应缘生机，随机生缘，是大自然的气息。今胡兰成生前的种种努力及后世诸人的矢志不移必成良机，酿成芬芳，应时而发。

愿此书中文版的出版给更多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和更深地认识胡先生的机会。也谨此献给一向关心胡兰成著作整理出版而己不幸“中年早逝”的魏国宁先生。

二〇一三年六月于北京

序

朱天文

上个世纪六〇年代中期，流亡日本的胡兰成老师应邀在名古屋讲《心经》，之后，一九六六年从二月到六月，以日文写成书，这是胡老师的第一本日文书。

一九五〇年胡老师离开大陆，自香港偷渡至日本，在静冈清水市池田笃纪家暂居半年，每天去教日文的先生那里，开始学日文。因池田的安排，每月给《每日新闻》写三篇稿，又去各地演讲，都是由池田翻译。

这段期间，流亡如新。就像宋亡有志士东渡日本乞兵，终知难为，削发入寺。而明末朱舜水，得到德川家族水户藩第二代藩主礼遇，水户儒学的尊王思想，两百年后成为反幕府的精神指导，遂致大政奉还，明治维新。

十五年后，胡老师讲经，那图像，不是讲坛华幔，不是五彩旌幡，却血骑凭陵杂风雨。他讲经站在那里，寂然如水，好似苏轼遥寄诸葛亮在五丈原挥师北伐，万骑出汉巴，说是“吏士寂如水，萧萧闻马嘶”，是那种寂。此所以胡老师才会说：“比起佛僧，志士更亲近般若心经。”

当年这本由“筑波山梅田开拓筵”印行的精装匣册，年年再版，我手上这本是三版，昭和四十六年（一九七一）九月印制，装帧优质得可以传家，赏心悦目像一件手工逸品。我听过石刻家山田光造说：“胡先生的

日文写作很特别，常常不合文法，却正是魅力所在，如果把他修饰得合乎日文，反而失掉什么似的。”

多年来，喜爱胡老师中文著作的读者，一直渴望能阅读他的日文撰述。尤其此书《心经随喜》，有人索性在网上征求译者，几年之间，有慈济大学东方语文系的教授欲译未成，又有佛光艺术研究所的老师尝试译了开头，也不成。结果一位不相干的大陆年轻人小北，竟叫他给译了出来。

初时，只知小北是胡迷，发愿以胡老师的日文著作作为读本来精进日文，而就执笔径自译起来，译完一章寄给网友们一章。我每次辗转获得译文，并不当真，也看也不看，唯对小北这股热劲傻劲，说是感佩，想想还是咋舌的成份多一些。这样，一本书译完了。无人当真的，竟也出版社闻风来接洽了。没有可能之事，谁知都成了可能。

所以请我母亲刘慕沙出山，自五月至六月，将译文逐字逐句校订后，寄给杜至伟修正完，再重头顺一次，斟酌确认，定稿时已是七月盛暑。本来大陆简体字版已付梓在即的，但最终，仍然是，繁体字版先出了。

序

保田与重郎^①

学问的喜乐在于学而时习之。这是我们那个时代以圣贤之言所领受的教诲。到得迟暮之年犹能深深感受昔日所受的教诲，可以说是无上的喜乐。尤其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份乐趣，不知是否人人都有过同我一样的经验？如若有此经验，就让我们铭感于人生的美好与现世的珍贵福分而忘我罢。

① 保田与重郎是日本浪漫派重要作家，与川端康成、尾崎士郎并称为昭和三文。一九六六年胡兰成在日本筑波山梅田开拓筵讲学时，保田与重郎亦同任讲师。